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丛刊

李德龙主编

巨城一百二十里曰板窝铺卡伦距城一百二十里曰水西清卡
伦距城九十里曰三岔河卡伦距城一百四十里曰烏什城卡伦

距城一

葛遜營

累曰五

按新疆

十里曰

新疆四道志

星坎刺巴爾

倫距城十二

自經兵燹悉

距城一百七

距城一百

二十里曰大卡子清卡倫距城一百六十里曰添糊清卡倫距城

一百七十里曰澤達巴罕卡倫距城一百四十里曰大西清卡倫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从刊

李德龙 主编

新疆四道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从刊》

编辑组成员

顾问 王尧 张公瑾

主编 李德龙

成员 云峰 莫福山 李婷 黄金东

侯爱梅 杨丽 红梅

项目负责人 莫福山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从刊》总目

第一种 《新疆四道志》

第二种 《西藏志考》、（云南）《云龙州志稿》、（广西）《防城县小志》

第三种 （内蒙古）《归化城厅志稿》

第四种 （云南）《定远县志》之一

第五种 （云南）《定远县志》之二

丛刊总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一九五一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学院（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同年六月十一日正式开学。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党中央、中央政府的直接关怀下，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学者汇聚到这所全国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与此同时，数十万册有关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教育、文学等方面的图书文献从国家的许多部门和收藏单位调拨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这些单位和部门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档案馆、江苏文管会、禹贡学会等等。此后，又有许多文献收藏家和著名学者如张卿涛、潘光旦、洪煊莲、吴丰培、吴文藻、王锺翰等将自己多年珍藏的文献赠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使这所图书馆以丰富而独具特色的藏书闻名于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甚至于国外的一些学者，也经常慕名前来检索资料，查阅文献，从事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线装古籍和民族文献占有重要的位置，总量二十二万余册的线装古籍中，珍本、善本甚至孤本，俯拾即是。在馆藏古籍文献中，线装方志数量大、价值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地方志普查时，当时全国存世的线装方志约有九千种左右，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就存有三千二百种之多。其中，尤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方志最多，版本最为珍贵，文献价值最高。

对于数以十万计的古籍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始终将其当作祖国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加以妥善保护、有序整理与科学研究。新世纪伊始，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直接关怀下，国家财政部拨出专款，于一二〇〇三年修建了新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大楼，使众多的古籍文献在恒温恒湿的条件下供读者阅览与研

究。从二〇〇六年起，通过两期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全部馆藏古籍文献已经回溯了书目数据，部分珍本、善本文献已经进行数字化加工，《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等孤本珍藏已经作为「中央民族大学九八五工程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的文献整理项目加以整理并正式出版。鉴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典藏与保护、整理、研究的成就，二〇〇八年，国务院正式命名该馆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古籍文献，整理祖国的文化遗产，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向国家申报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丛刊》项目，得到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们马上组织队伍，开展工作，首先从大量的馆藏古籍方志中遴选出五十八种有关边疆民族地区的善本志书认真研读，然后又从中选择二十余种抄稿本方志加以整理，最后确定其中的七种方志作为本丛刊整理出版的对象。这七种方志是：

- 一、《新疆四道志》；
- 二、《西藏志考》；
- 三、（内蒙古）《归化城厅志稿》；
- 四、（云南）《云龙州志稿》；
- 五、（云南）《定远县志》之一；
- 六、（云南）《定远县志》之二；

七、（广西）《防城县小志》。

以上这七种方志，涉及到了我国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广西五个省、自治区的多个民族地区，全部为清代宣统三年（1911）以前的手写本，既有抄本，又有稿本，十分罕见。如果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可以说这些抄稿本都是与其他版本不同的特殊文献；如果从文献收藏的角度看，有的还是国内外仅存的孤本，版本价值、文献价值极高。例如，《新疆四道志》抄本，即为最初的手抄稿本，且无刻本传世，虽然目前还未能确定本书的作者是何人、清代哪一年最终成书，但是，四册线装志书中那清新娟秀的小楷，真实地记录着清晚期新疆建省之初镇迪道、阿克苏道、伊塔道、喀什噶尔道等四道及其所属州、厅、县的疆界四至、山川地形、卡伦、驿站、厂矿位置、城防名胜、民族居落、贸易场所、边防哨卡、军台布控等十分重要的内容，是研究晚清新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环境非看不可的第一手资料。

再如（广西）《防城县小志》，虽名小志，却有四编二十八类十五六万言之巨。与《新疆四道志》不同的是，《防城县小志》的作者十分清楚，题为李受彤修、黄诚沅纂，实为黄诚沅所作。志中最后纪事为光绪十五年（1889），可以确认此书为光绪写本。这件写本，既有详细的方志地图，又有准确的户口、田赋，至于政区沿革、兵防、官秩、汉夷风俗、古迹、诗文，更是无所不包。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抄本志书中的地图，除有防城县全图以外，尚有广东通志图两幅、廉州府志图五幅、钦州志图两幅、皇朝直省图、广东图说、捕属图、东兴县丞所属图、如昔司图、江平司图、沿海形势汛防图、中越交界图等多幅，清楚地指明了防城县与外地交往的路线，也是研究广西防城与越南边界的重要资料。在今天开发广西，扩大对外交往的背景下，将此志书提供给广大学者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藏志考》是著名民族学家吴文藻和著名文学家冰心夫妇赠送给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罕见旧抄

本。该本实为《西藏志》残本，记有四至疆围、山川形势、寺庙名称、天时寒暑、土地畜产、封爵职衔、设委碟巴、兵防甲胄、设隘边防、文书征调、催科差徭、表章贡赋、略笔杂叙、布颜罕奏书、库库木罕奏书、叶楞罕奏书、台站粮务、西域碑记、年节时令、属相纪年、风俗好尚、男女衣冠饮食、婚姻嫁娶、夫妇配偶、生产养育、死丧孝服、疾病医药、占卜吉凶、接交礼仪、生意经营、居住房屋、刑法律例等内容。这部方志以记述西藏的山川寺庙、行政建制、边隘兵防、土产赋役、宗教风俗等为主，十分难得。更为可贵的是最后一册被称为「西域志考」，详细列举了西藏至青海、甘肃、新疆乃至内蒙古各地的交通路线与距离，宛如一幅西藏与外界的交通网络图，真实地再现了清代西藏的政治、经济、人口、交通、宗教、文化、对外交往等状况。是一部藏族史和西藏地方史志的经典之作，向为海内外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所推崇。

（内蒙古）《归化城厅志》抄稿本，原本的封题与内题分别是《归绥厅志》和《归化城厅志》，文中涂抹、改写随处可见，更显其原始面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书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录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所藏本书为「《归绥厅志稿》，稿本，佚名纂」。经过我们的研究和考证，这本志书的编纂者并非「佚名」，而是清光绪年间的刘鸿逵和沈潜，该本的实际名称也应该是《归化城厅志》，其原本应该是现已失传的《归化城厅志采访稿》。因此，这部抄本实同原稿，十分宝贵。归化城，即蒙古语之「呼和浩特」，指的是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厅志》实为第一部专述呼和浩特地区的方志，保存了呼和浩特星度测量、山川形胜、户口赋税、兵防军事、坛庙寺召、城郭、陵墓、艺文、公署关税、宦绩、人物、学校等重要资料。对于研究清代呼和浩特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丛刊收入的云南抄稿本稀见方志有《云龙州志》和《定远县志》两种。前者为稿本，后者为抄本。《云龙州志》为时任云龙知州胡程章于光绪十二年（1886）向上呈报的采访志书稿本。书中首尾及骑缝处皆盖满汉两种文字「云龙州印」正方形官印，以证明所呈报志书的真实和完整。此本《云龙州志》为张卿涛先生于一九五二年所赠送，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收藏，可谓孤本，但惜仅存艺文部分。此本虽残缺，仍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记有建城碑记、迁建州治碑记、修建学宫碑记、重建城隍庙碑记、重修砥柱桥碑记、彩云书院碑记、旌表节烈详稿、黑水辨等内容。特别是诗赋部分，较雍正《云龙州志》增加了不少内容，同时又保存了一些光绪十八年（1892）《云龙州志》未收录的内容。《定远县志》共有两种抄本，道光十五年（1835）成书，涪阳李德生、九隆水其沂纂修，原序作者为楚雄知府章文鑽、定远知县张彦绅。此书最早修成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两种抄本均为八卷，其中一种有伊理布、李嘉端、李德生等九人序文，另外一种虽无此九人之序，但卷首绘制的「星野图」、「定远县疆域图」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天文、地理、疆域、县舍等最直观的图形资料。这些稀见方志，对我们研究清代云南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自然环境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云南大开发的今日，将这样稀见的文献再现给广大读者，必将有益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们认为，即使历史文献再稀有、再珍贵，如果让它们长期沉睡在藏书楼里，其价值也将大打折扣。相反，如果将真正有价值的珍贵文献公之于世，让更多学者去研究、给更多的人们提供参考，其作用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正是本着这一理念，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下，才有我们初步整理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丛刊》呈现在读者面前。由于我们的研究整理是初步的，我们对这些文献的把握是粗浅的，在对于各种方志抄稿本的介绍中，我们虽然订正了诸如《中

《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错误，也考证出了一些新的成果，但是，错误还是难免的。在我们向广大读者真诚奉献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的同时，也请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中有所进步，提升水平，为祖国和民族的古籍文献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感谢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主编 李德龙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新疆四道志 述略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新疆四道志》抄本，一函四册。版框24.2厘米×15.9厘米。每页九行，每行字数不一，最多二十四字，无边栏界格，间小字双行。该志成书于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具体成书年份，迄今尚无定论。据戴良佐先生考证，成书当在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之后（参见戴良佐：《新疆建省后的第一部志书〈新疆四道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关于本志的修纂者，一般学者都认为《新疆四道志》作者「佚名」，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也著录为「佚名」。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新疆四道志》内夹一纸条，上有批语：「《新疆四道志》为名家新城王树枏先生编，内关新疆甚详。惜无刻本，得之甚难」。但书中各处并无题写著者相关信息，不知其从何考证得知。

作者在编纂《新疆四道志》时，参考了《唐书·地理志》、《宋史·高昌传》、《元史·地理志》、《新疆识略》、《新疆志略》、《新疆疆域总序》、《西域图志》、《西域释地》、《长春真人西游记》、《槐西杂志》、《蒙古游牧补注》、《三州辑略》、《乾隆经纬图志》等史籍，旁征博引、资料翔实。

《新疆四道志》将新疆的「四道」作为各卷标题，分别为《镇迪道属图说》、《阿克苏道属图说》、《伊塔道属图说》、《喀什噶尔道属图说》。虽题「图说」，实则只有「说」而无「图」。镇迪道治迪化（今乌鲁木齐），下辖迪化县、昌吉县、阜康县、奇台县、绥来县、镇西厅、吐鲁番厅、哈密厅等五县三厅；阿克苏道治温宿（今阿克苏市），下辖温宿州、拜城县、乌什厅、库车厅、喀什沙尔厅等一县一

州三厅；伊塔道道治宁远（今伊宁市），下辖绥定县、宁远县、库尔喀喇乌苏厅、精河厅、塔尔巴哈厅等二县三厅；喀什噶尔道道治疏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喀什、和田地区），下辖疏勒州、疏附县、英吉沙尔厅、莎车州、叶城县、和阗州、玛喇巴什厅、于阗县等三州三县二厅。现将《新疆四道志》总目列表如下：

《新疆四道志》总目表

镇迪道属图说目录	阿克苏道属图说目录	伊塔道属图说目录	喀什噶尔道属图说目录
迪化县图说	温宿州图说	绥定县图说	疏勒州图说
昌吉县图说	拜城县图说	宁远县图说	疏附县图说
阜康县图说	乌什厅图说	库尔喀喇乌苏厅图说	英吉沙尔厅图说
奇台县图说	库车厅图说	精河厅图说	莎车州图说
绥来县图说	喀什沙尔厅图说	塔尔巴哈厅图说	叶城县图说
镇西厅图说			和阗州图说
吐鲁番厅图说			于阗县图说
哈密厅图说			玛喇巴什厅图说

根据上表可以对新疆四道辖属政区一目了然。在《新疆四道志》中，作者分别以每一道下辖的州、县、厅为单位，从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古迹、部落、界碑、贸易圈、外卡、军台等方

面加以叙述。《新疆四道志》所载内容可通过下面的分目表得以明晓。

《新疆四道志》分目表

迪化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
昌吉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
阜康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附古迹
奇台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
绥来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
镇西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
吐鲁番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部落、城郭
哈密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部落
温宿州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界碑
拜城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
乌什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部落、界碑
库车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
喀什沙尔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部落
绥定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军台、驿站、厂务、部落、界碑
宁远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军台、厂务、部落

库尔喀喇乌苏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部落
精河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部落、界碑
塔尔巴哈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军台、厂务、贸易圈、部落、界碑
疏勒州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城郭
疏附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
英吉沙尔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部落
莎车州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外卡、驿站、部落
叶城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外卡、驿站
和阗州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
于阗县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
玛喇巴什厅图说目录	疆域、山川、卡伦、驿站

《新疆四道志》的编纂体例是在总目之下设分目，分目之下有细目，结构完整而清晰，全书不枝不蔓，干净利落，使读者使用时可以得心应手，这些资料给学者研究晚清的新疆提供了极大便利。

作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部志书，《新疆四道志》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书中对州、县、厅的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城郭和各地历史、厂务、部落、贸易、军台、古迹、界碑等都进行了考证，十分难得，对理清新疆纷繁的历史事实极具参考价值。

《新疆四道志》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新疆政区和四道辖区区域记载详明。《新疆四道志》对「四道」下辖的每一州、县、厅的疆域和山川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对每个区域的记载又分别包括：一、八至。即东、西、南、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各至何地，与何地连界；二、东西、南北之距离；三、经度、纬度；四、所辖村庄数目及每个村庄之方位、与城相距里程等等。以迪化县为例，志中载：「迪化县城原建巩宁城，东至水磨河，距城一百二十里，与阜康县所属博克达山连界；西至头屯河，距城八十里，与昌吉县连界；南至阿勒塔济河源，距城九十里，与喀喇沙尔小朱勒都斯连界；北至北家海子，距城二百一十里，与科布多属大戈壁连界；东北至沙梁，距城二百里，与阜康县连界；东南至雅尔岩，距城四百一十里，与吐鲁番厅连界；西北至沙梁，距城二百六十余里，与昌吉县连界；西南至沙达坂，亦名六沙达坂，距城一百三十余里，与喀喇沙尔小朱勒都斯及昌吉县连界。东西距二百里，南北距三百里。纬度自四十三度五分至四十四度五十八分，经度自二十六度至二十七度五十四分。所辖村庄六十四处。仓皇沟庄，在城南二十里；碾子沟庄，在城南二十里；乌拉摆庄，在城南三十里……四户城庄，在城北九十里。」

《新疆四道志》记载的村庄名称极有特点，首先是许多名称与清代屯田有关。如《迪化县图说》有「上头屯渠屯」、「下头屯渠屯」及「头工」、「二工」、「三工」、「四工」等。《阜康县图说》中有「商户庄」、「北湖兵户庄」等。在《镇西厅图说》中有：「另有满汉营屯及民垦村庄，满营屯田头渠，在城东北四十余里；汉营屯田天时庄、人和庄、地利庄，三庄毗连，总名曰二渠，地方均在城东北五十余里」。其次是与内地移民有关。在《镇西厅图说》里，有「武威户庄」、「东敦煌庄」、「西敦煌庄」、「玉门庄」。在《昌吉县图说》中，有「河州工庄」、「广东户庄」、「兰州湾庄」等。戴良佐认为这

些命名「充分反映了当时迁入新疆天山北路一带的屯民以从甘肃省来者为主，对当今编写民政志可资参考」。

第二，对山川地理的记载表现了清末新疆的自然风貌。《新疆四道志》所载自然地理状况，往往要叙述山川方位和古今名称的变化，如志中记载「北极山，今名红山嘴，在城西北五里。」（《镇迪道》）。记载河流的方位、源头、流向、流程时，往往要追溯源头，叙其流程，载其终结。如「乌鲁木齐河，在城西二里。其河有二源：一曰库尔齐勒河，其源出南山水西沟，西北流三十余里，有阴沟水板房，沟水自南入之，又流四十五里，至将军湖为乌鲁木齐河，折而北流三十五里至城西，又流一百余里，至蒋家湾为老龙河，又流五十里，至沙门子与头屯河会，又流六十里入白家河；一曰阿勒塔齐河，其源出南山，北流二十余里，有大西沟水，合白杨沟水，自南入之，又流四十里，与乌鲁木齐河会（《镇迪道》）。这些记载，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如在《镇迪道》的《山川》条对「达坂城」的记载：「哈拉巴尔噶逊山原建嘉德城，在城东南一百八十里，今谓之达坂城……达坂与达巴音相近，其即当日之齐克达巴罕无疑。同治初年，安夷据其城，为南路进口要隘，光绪二年大军克复达坂城，后南路各贼自此望风披靡矣。」

第三，对厂矿事务的记载全面准确。《新疆四道志》「厂务」条目详细记载了新疆「四道」各种矿产资源的分布、各矿方位、距城里程、开采和开发等等，全面反映了清末新疆矿产资源和矿业生产的情况。据统计，此书共记载新疆金矿厂十八处、银矿一处、铜矿五处、铁厂五处、铅矿一处、煤窑十七处、绿玉厂一处、石厂一处、石油泉一处、地热一处，资料十分宝贵。

第四，对民族部落的记载独具特色。《新疆四道志》中有「回部」、「额鲁特上三旗苏木」、「东路

「土尔扈特」、「西路土尔扈特」、「和博克赛里土尔扈特」、「哈萨古特」、「吾瓦格」、「奈曼小苏木」、「和硕特」、「奈曼布鲁特」等众多民族聚居部落的记载，这些记载在正史等文献中很少见，本志独具特色且具有特殊价值。

综上所述，抄本《新疆四道志》作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部方志，且无刻本传世，对研究新疆建省后的政治、经济、民族、对外关系等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